

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

旧墨三记

陈三立○朱铨璧○郑文焯○章钺○周树模○张一夔○萧方骏○张丹斧○金天翮○顾实○汪怡○黄葆
戉○叶恭绰○张继○丁绪贤○王兆荣○周建人○陈中凡○杨卫玉○陈柱尊○汪东○王玲斋○邵元冲
○朱家骅○容庚○瞿宣颖○冯友兰○钱穆○周太玄○章伯钧○平襟亚○傅斯年○何思源○朱东润○
何思敬○罗家伦○段锡朋○吴康○杨秀峰○容肇祖○马宗霍○潘寂○刘国钧○罗隆基○周谷城○蒋
复璁○孙楷第○徐中舒○王力○向达○潘伯鹰○林汉达○罗尔纲○龙榆生○李公朴○姜亮夫○陈雪
屏○顾廷龙○吴其昌○姚名达○卢前○朱士嘉○储安平○徐铸成○潘景郑○吴晗○邓拓

方继孝 著

舊墨三記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旧墨三记

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

方继孝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旧墨三记: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 / 方继孝著. -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5013-3354-7

I. 旧… II. 方… III. 名人 - 生平事迹 - 中国 - 近代 IV. K8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4160 号

旧墨三记——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

方继孝 著

责任编辑 王燕来

出版发行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100034)

电 话 010-66136745 66175620 66126153

E-mail btsf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20

印 张 13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50 千字

图 版 135 幅

书 号 ISBN 978-7-5013-3354-7/K·1544

定 价 48.00 元

序

孙郁

台静农先生晚年谈论别人的史学著述时,看重的是史德和方法论的东西。他自己回忆历史的沿革,却注重细节。细节的真伪生动与否,乃治学的大事。顾炎武就注重细节,对不经意的小事能打量再三,且道出妙意。这大概也传染了台先生,他的写作就远离空言。从明清一直到民国,文人关顾旧岁的遗迹,大凡有出息者,是不放过细节的。以小见大,靠史料说话,那几代文人的心得是值得咀嚼再三的。

方继孝的《旧墨三记》出版之际,还让我絮叨几句,因为是老友,不敢违抗,于是想起台静农《辽东行》一文。这是一篇借着造像拓本而大发感慨的好文章。由藏品出发,参之唐代文献对读历史,将百姓之音和皇权之调加以对比,有悲悯的浩叹呼出,真是荡人心魄。台氏的妙处,是从拓片的文字窥见世道人心,乱世之忧和权贵之恶历历在目。如果不是经历了水火之苦,不会那么道出玄机。学问家的高明就是会唱出奇音,将别人不知道的东西昭示出来。《旧墨三记》在许多地方像《辽东行》,靠的是文物说话,以细节诱人。这是本让人慢慢细读的书,有些资料给我的体会,超出了那些宏大的史学理论。作者从前人的智慧里,确是学到了什么。

收藏家的价值,就是提供了历史的边边角角,一些碎片,却连接着一个整体的世界。方氏藏品里多有鲜为人知的遗存。陈三立、叶恭绰、容庚、钱穆、章伯钧、孙楷第、李公朴等人的文献令人眼花缭乱。我翻阅那些文人的墨迹,有几个突出印象。一是觉出那代人的状态与今人迥异,在一个大一统的年代,是难以了解山河破碎时期的文化的起落的,非有磨砖的毅力,鲜能深入其中。二是感慨乱世的文化依然不减风采,人的心态未都因苦难而乱了方寸,新学识与旧情调里闪着人性的光泽,学识,眼光,境界,后人难能及之。三是表达情感的方式婉转多致,墨迹之美是有汉文明的特异处的。在读字的同时,又有读史的快慰。无数闪烁的精神碎片组成了一个历

史的图案。你不会在乎那些图案的残破,信息的隐显。在零乱的信札里,依稀流着思想者的歌。起落的笔触和章法里,听得见无数远去的灵魂的歌哭。悲欣交集之间,诗与哲的流音让人心动。我在当代读书人的笔下,已难以听到如此丰富的音律了。

不知道方继孝如何搜集到如此众多的墨宝。我们这些不懂收藏的人只能暗自羡慕。我所感慨的是,作者对这些遗物的珍视,像对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又没有文人的那些酸腐气,故作惊人的雅态是看不见的。全书的特点是单刀直入,切中要义,将问题原委如实写出。我在这里读出作者描述细节的耐心。一切抒情的笔致和卖弄的口吻统统没有存在的空间。前辈学者中,胡适是这样特点的人,下笔时很少滥情,平和地说,平和地写,无关紧要的东西都被淘汰了。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是老实人的做派。《胡适文存》有意味的东西,就是这些。那时他的一些熟人看不起他的枯涩,似乎缺少文采。其实历史的考据和资料的打捞,仅会一点抒情是不行的。材料乃论点的基石。方继孝就是一个基石的建设者。但要建设好它,也非那么容易。这就要有历史的眼光。胡适在《中国书的

收集法》里说:“我们收集图书,必须有这种历史的眼光。个人的眼光有限,所有的意见,也许是错误的。人家看为无价值的,我以为有价值,这种事情很多。我们收书,不能不顾到。所以,(一)要认定我们个人的眼光和意见的有限的,有错误的;(二)要知道今看为平常易得的东西,明天就没有,后天也许成了古董。假如我们能存这个观念,拿历史的眼光来收书,就是要每天看后的报纸,也都觉得可贵的。”看方继孝的文章,深觉他对旧有的遗存的喜爱。情感的背后是有历史的视界在起作用的。对于年轻一代读者而言,方氏提供的空间,足以久久地饱览,在时间的演进里,我们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旧的遗存是会证明些的。

历史的真,有时不在理论的叙述里。一个文物,一件藏品,就可推翻先前的阔论。方继孝是历史遗物的打捞者。那些被遗忘的、散失的思想粒子,被一点点拾起来。他遇到过垃圾,也发现了金子。家有珍品,不私而密之,却供世人享用,对我而言,开了眼界。对众人来说,也是精神的宴席。我们只能抱拳谢谢了。

重五日游龍樹寺記



宣武城之南地形偏下淡水所積蘆葦叢生家肆香鱗
刺字間結錦軌之地迺為觀游鱸魚之場遊萃壺與龍
樹寺者本觀音寺之下院也道光初年有浙西僧增葺
寮廡補葺甍宇以寺有古槐偃臥臥枝幹阿互角距
四鄉鱗鱗畢披因易興誠之名為龍樹之額面南開軒
野色萬頃蒼葦交蘢葉則碧浪浮陸林芳作花則偏園
嫩雪積曰蘆葦葦一寺之勝槩也小葦大葦雅訓堪
徵初葺葦葉係名各異要以流連光景延寄嘯歌愛
雕漆之上簾雨飛可染比鵲橋之編徑月色都通不必
辨毛鄭之誤文究孫郭之同異其東為樓三楹統以書
所可以棲止時士仿僊隱居西為危樓一間方廣三仞窗
窗四敞簾垂一重西山隱青憑檻可數朱右丞侍郎款
之曰輶山樓游息宜於高明惟院副其題目矣歲在游桃
月逢夏五蒲葵泛酒樞火粧庭小設羹醢相邀晨履與
胡匡伯比鄰東西分隸南北夾廚均恩施樊子雲門黃
嚴王子使甫會稽陶子仙舟芳邈兄弟飲於寓齋小
戶易酣惟興未已遂同事入亭總於斯樓輕陰布席
涼風在幌佳茗數論清談不疲柳絮自飛芳艸無
雕後文出於天半飛鶴望其下風游女似符低飛於花
而市人角黍高堆於陳陰有所物之揆揆盤安之樂鳥
玉於南院江亭西帶崇欽江臨近映翠葦遙開地无媒
之浮雲如平林之過鳥蒼景曖曖歸騎隨分遊陰但
在輶波盡截難於上第古人不作將佳乎夜將東若
如斯英志失今樂做以輕絃首唱一言和而廣之是在
五子

朱明啟中序琴尊邀素心烟霏入微徑出日南禪
林樹繞郊宮墟鳥度層城佳清風自從古後者
還思今

丙子七月庚申

孝慈共事太史將乞假北都省親妻書此記

筆法乎碑有弓電謂幸

依正之

年小兒李慈銘



目
次

序 孙郁 /1
陈三立和易氏兄弟诗 /1
朱铭磐的军幕生涯与纪事诗 /5
郑文焯之通才博学 /10
章梫的书艺与著述 /13
周树模与《满洲里界约》/17
张一麋的才华与操守 /21
萧方骏的医术与诗文 /25
张丹斧其人奇事 /28
金天翮与历史小说《孽海花》/32
顾实与《穆天子传》/36
汪怡与《国音普通话词典》/41
黄葆戉的艺术造诣与“养生术”/44
叶恭绰的生前与身后 /47
张继风雅圈内的奇特人生 /50
丁绪贤与《化学史通考》/54
王兆荣与四川大学 /57
周建人在“文革”中 /61
陈中凡的“三不”与“三书”/66
杨卫玉与中国职业教育 /70
陈柱尊的豪饮与诗 /73
汪东词四首 /75
王冷斋与“宛平事变” /78

邵元冲与《默君诗草》/81
朱家骅“从政”的贡献/84
容庚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88
瞿宣颖奉答卷叟诗/91
冯友兰“贞元之际”的诗文与著述/95
钱穆著书逸事/98
周太玄的辉煌人生/104
章伯钧与张申府的友谊/108
平襟亚的一篇考据文章/111
傅斯年“亦学亦官”的一生/117
何思源与近代山东教育/121
朱东润的“做人、做学问”说/123
何思敬与中国现代法学教育/126
罗家伦对清华大学的贡献/129
段锡朋的儒家风范/133
吴康与“新潮社”/136
杨秀峰与解放区的教育/139
容肇祖与“临大”教授“嵌名诗”/143
马宗霍的朴学、书法与诗/146
潘菽与中国现代心理学/150
刘国钧与《图书编目法范例》/154
罗隆基的性情与遭遇/157
周谷城热衷于学术/160

蒋复璁和中国图书馆事业/164
孙楷第的学术成就和民族气节/168
徐中舒与“晋砖号码涂改案”/172
王力谈推广普通话/176
向达早年翻译与敦煌学研究/179
潘伯鹰的“五项全能”/183
林汉达的事业与收藏/187
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研究/191
龙榆生的词曲创作和研究/194
李公朴与《申报》流通图书馆/197
姜亮夫与《屈原赋校注》/200
陈雪屏的学术成就/205
顾廷龙：严谨的学者和书法家/208
吴其昌的刻苦力学精神/210
姚名达教授抗日殉国第一人/217
卢前的词曲研究与传奇旧事/220
朱士嘉与武汉大学图书馆/225
储安平与《观察》社/228
徐铸成的《登高》诗/232
潘景郑与宝山楼藏书/235
吴晗谈熊廷弼/239
邓拓与《明实录》/244
后记/1

陈三立

和易氏兄弟诗

感和易仲实《凌霄阁·雪望》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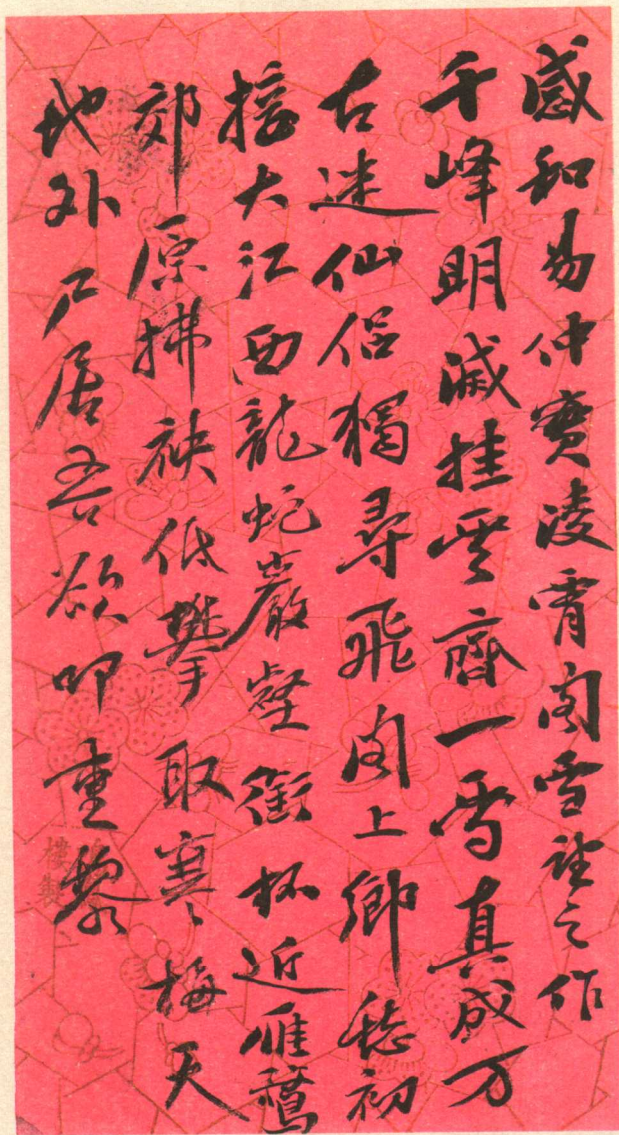
千峰明灭挂云齐，一雪真成万古迷。
仙侣独寻飞阁上，乡愁初接大江西。
龙蛇岩壑衔杯近，雁鹜郊原拂袂低。
攀取寒梅天地外，尸居吾欲叩重黎。

得易六巴县书却寄

阿兄来去如凫鹭，汝更辕驹滞瘴乡。
巫峡藤萝悬魍魎，江楼冰雪隔衣裳。
逢迎已解啼饥苦，游钓谁能每饭忘。
金玉微言寻柱下，家人好与啜归藏。（君方治殷易解老）

这是著名近代诗人陈三立的两首诗。前一首是和易仲实《凌霄阁·雪望》之作。“仲实”乃近代著名诗人易顺鼎的字，他又字实甫、中硕等。第二首是得“易六”巴县书后所作。“易六”乃实甫胞弟，名顺豫，字由甫，兄弟中排行第六。实甫诗才奇绝，与时贤多有唱和之作。由甫，曾与其兄实甫及程颂万等结湘社于长沙蛭园。诗入《湘社集》并有《琴思楼词》问世。巴县位于四川省南部，环绕重庆东南西三面。1994年巴县撤销，改设重庆市巴南区。陈三立生于1853年，是晚清维新派名臣陈宝箴长子，是近代同光体（晚清诗坛的一个流派。属于这一派的诗人，不宗盛唐，而以仿宋为主）诗派重要代表人物。易氏兄弟与陈三立虽年龄相差几岁，但算得上是同龄人。陈、易两家是世交，陈三立之父陈宝箴庚申（咸丰十年，1860）会试下第，即留在北方，和易氏兄弟之父易佩绅同为曾国藩所器重。

陈三立为诗，初学韩愈，后师山谷，好用僻字拗句，流于艰涩，自成“生奥衍”一派，为“同光体”重要代表。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评曰：“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醇深俊微，



陈三立感和仲实诗 23cm×13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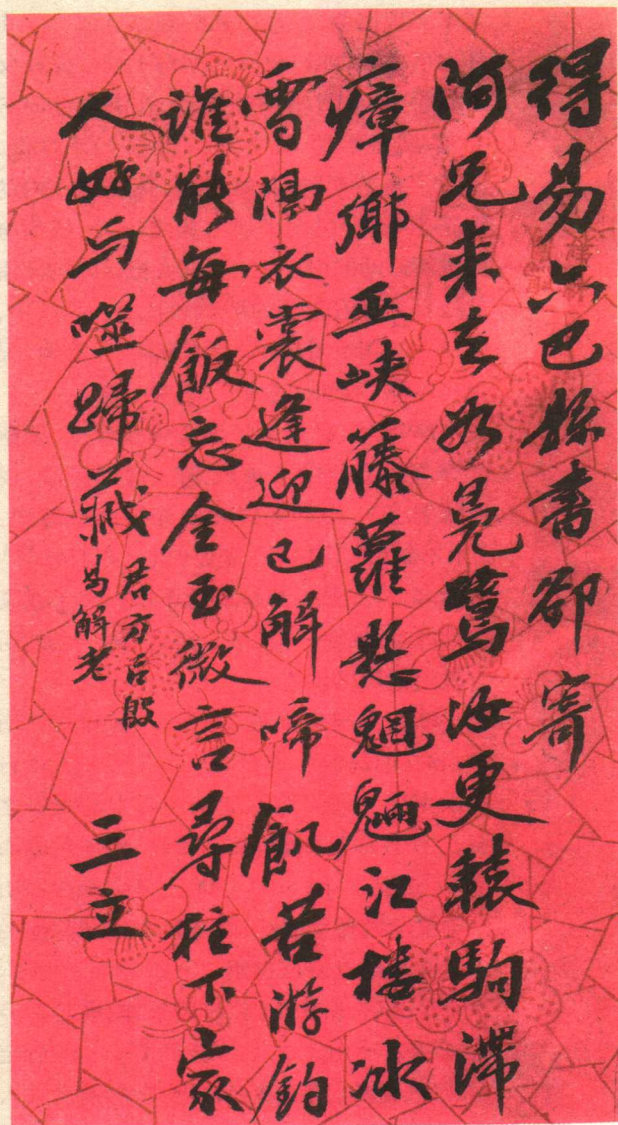
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其比。”现代大学者汪辟疆则在其《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将陈三立比作“天魁星及时雨宋江”，坐第一把交椅。吴宓论陈家乃为“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的“文化之贵族”（《读散原精舍诗笔记》）。1923年至1925年，陈三立住在杭州。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徐志摩等由北平前往上海欢迎，接着来到风光旖旎的杭州，在西湖之畔的净慈寺，泰戈尔特地拜晤了陈三立。两位不同国籍的老诗人，通过徐志摩的翻译，各道仰慕之情，互赠诗作。泰戈尔以印度诗坛代表的身份，赠给陈三立一部自己的诗集，并希望陈三立也同样以中国诗坛的身份，回赠他一部诗集。陈三立接受书赠后，表示谢意，谦逊地说：“您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足以代表贵国家诗坛。而我呢，不敢以中国诗人代表自居。”后两人比肩合影，传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据郑逸梅《艺林散记》记载，1936年，英国伦敦举行国际笔会，邀请中国代表参加。当时派了两位代表：一是胡适之，代表新文学，一是陈三立，代表旧文学。但当时陈三立已经84岁高龄，最终没有成行。

前文主要谈的是陈三立于诗方面的主要成就，现在谈谈陈三立的另外一面——政治见解和民族气节。谈陈三立的另一面，就要先谈谈陈三立的父亲陈宝箴。陈宝箴，字右铭，生于清道光十一年（1831），戊戌变法时

任湖南巡抚,奏荐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辅佐新政,是著名的维新人士。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全军覆灭,陈宝箴痛哭:“无以为国矣。”屡次上疏,痛陈利害得失。陈宝箴先后任河北道、浙江按察使、湖北布政使等职,但一直没有真正一展宏图的机会。

受到父亲的影响,年轻时的陈三立就对西方列强入侵、清政府内忧外患有着清醒的认识。年少博才的陈三立才识通敏,“侔傥有大志”,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光绪八年(1882),陈三立参加三年一届的乡试,因深恶“八股文”,应试时,不按考场规定文体,而以自己平素擅长的散文体答卷。其卷在初选时曾遭摒弃,后被主考官陈宝琛发现,大加赞赏,从落第卷中抽出选拔为举人。光绪十二年(1886),陈三立赴京会试,中进士,授吏部主事。但当时吏部弄权,积重难返,已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陈三立虽有经世大志,但难以施展。1898年,李鸿章赴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陈三立闻讯,激愤异常,致电张之洞,“吁请诛合肥(李鸿章,安徽合肥人),以谢天下”。当然,深谙官场之道的张之洞并没有理会陈三立的吁请。

光绪二十一年(1895),陈三立的父亲陈宝箴终于等来了独当一面、施展抱负的机会,被诏命为湖南巡抚。当时的清政府积贫积弱,甲午之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更是一落千丈。陈宝箴打算以湖南一隅为天下先,创立富强根基,使国家有所凭恃。为了帮助



陈三立《得易六巴县书卻寄》 23cm×13cm

陈三立(1852—1937) 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人。光绪十二年(1886)中进士,任吏部主事。戊戌变法期间,助其父(宝箴,湖南巡抚)在湘创行新政。政变后父子同被革职。辛亥革命后,以清朝遗老自居。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拒绝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利诱,保持了民族气节。

父亲实现抱负,年富力强的陈三立放弃了吏部主事之职,随侍父亲到湖南上任。陈氏父子联手,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在湖南办时务学堂、武备学堂、算学馆、《湘报》、南学会,罗致了包括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在内的维新志士,一时湖南风气为之一变,成为全国维新运动的中心之一。有人把这时的湖南比作日本幕府时期的萨摩和长门。这其中,陈三立起到重要作用,与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并称“维新四公子”,名噪一时。

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陈宝箴因保荐“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和刘光第而被革职,“永不叙用”。陈三立也被加上“招引奸邪”的罪名,与父亲一起被清廷革职。父亲在湖南的改革措施一一被废。至此,陈三立的所有政治抱负尽付流水。

陈三立与父亲被革职后,罢归江西南昌,并在南昌西山筑室而居。父子二人虽自放山水间,但仍然不能掩饰心中的难言之痛,“往往深灯孤影,父子相语,仰屋歔歔而已”。光绪二十六年(1900),陈宝箴在西山家中被慈禧秘密赐死,怀着巨大家国隐痛的陈三立从此以诗歌自娱,开始了诗人生涯。辛亥革命后,避居上海、杭州等地,晚年在庐山,倡修《庐山志》,主持癸酉诗会。最后定居北平,虽然,他以遗老自居,常与遗老文人以诗文相会,却拒不参加清朝遗老的复辟活

动。他对民国初年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投机政客,以及后来混战不休的各派军阀,均极为不满,拒不参加当时政界的任何活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上海闸北,陈三立居牯岭,日夕不宁,于邮局订阅航空沪报,每日阅读,见时局艰危,忧形于色。一夕,梦中惊呼:“杀日本人!”同年,国民党政府邀他参加“国难会议”,他不去。1933年,其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三立痛骂郑“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在再版《散原精舍诗》时,愤然删去郑序,与之断交。1934年,三立离开庐山寓居北平,目睹西山八大处遭八国联军破坏,连叹“国耻”!1937年,卢沟桥事变,他表示:“我决不逃难!”同年,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欲罗致三立,百般游说,皆不应许。侦探日伺其门,三立怒,呼佣拿扫帚将其逐出。从此五日不食,忧愤而死,享年85岁。为纪念陈三立,1945年江西省政府1713次省务会议决定:将设在修水境内的赣西北临时中学改为省立散原中学,1948年迁葬杭州牌坊山。

陈三立诸子大多为近现代学界名流,陈衡恪以画艺画论而闻世,陈寅恪为史学大师。陈氏一门对当时乃至后世的中国社会政治、文学艺术都有较大影响,有三人进入《辞海》条目,而学术界将陈氏三代之学称为“义宁之学”。家乡修水县为纪念陈氏三代杰出人物,建有五杰广场,塑有头像。

朱铭磐

的军幕生涯与纪事诗

朱铭磐早负才名，与南通张謇、通州范当世、如皋顾延卿、海门周彦升并称“江苏五才子”。

朱铭磐一生与幕府相始终。他的主要著作都是在军幕中完成的。朱氏的军旅之作有些收入《桂之华轩文集》中。“桂之华轩”是朱氏书斋名。据说，朱铭磐出生时，家中仅有“矮屋数楹”。庭中窗前有一株桂花树，为朱的父亲所植。朱铭磐23岁时，父亲去世，庭中桂花树亦枯死，于是铭磐将他的书房取名为“桂之华轩”以纪念乃父。以后他的文集也取名《桂之华轩文集》。

《桂之华轩文集》九卷，收录朱氏散文、诗赋、函稿等。函稿中最为著名的是他致袁世凯函手稿，在这份长达万言的信中，朱铭磐对其时尚未发迹的袁世凯的为人和日后作为，作出了准确的判断。

光绪六年（1880）他随吴长庆驻山东登州黄县，那一年他已经28岁。次年，吴长庆的拜把子兄弟袁保庆的过继儿子袁世凯以故人之子来黄县投靠吴长庆。吴长庆嘱咐亦在其幕府的张謇和朱铭磐授以时文，袁世凯遂以师礼待张、朱二氏。光绪八年（1882）六月，朝鲜之役起，朱与张謇、张督兄弟及袁世凯随吴长庆驻军汉城。袁世凯会办营务处，后以其才干见赏于北洋大臣李鸿章，自此得意忘形，对张、朱等人，先恭后倨，渐露骄态。朱铭磐看不惯袁世凯处处露才扬己的德行，对袁痛加斥责，并写长达万言的信给袁，与之绝交。朱铭磐指出袁世凯的种种张狂跋扈共13项，一言以蔽之曰“不学无术”，谴责其忘恩负义，勾结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行径：“李某方冒天下之大不韪……况北洋未必能吞噬天下之人，天下之人亦未必尽知司马（指袁世凯）之皈心委命于北洋。”并说“以司马昔日之为人，疑其不应如此，以司马今日之行事，恐其不止如此”。朱氏识人确有先见之明。

朱铭磐的散文和诗赋都很出色。章炳麟先生在《桂之华

實有以雪晨之先福蓋瞽視羸博間也

僕以病之故借輒為詞以廣其意庶示

林高正和

君有雪時詩不介而陸
荆三叔 雪降周城

一白房亦放料今朝白雲中不復強陳更
苦白雲易絕處玄步迨三難量且休替天
愁地悵莫把諸山平等看有美玉嬌女何
山莽賸彩氣隨風蕩 郎中才在安仁
上怪一船子秋亭次中年同況之訪州來
羸博例保得墓田無恙近當日六山門巷
夢尋柴扉處不遠顧兩生父子同書帳
昨夜唱詩罍

銘盤集詩



轩诗文序》中说：“其文上规晋宋，下亦流入初唐。”罗继祖评之曰：“意象嵌崎，神理郁纡，辞采雄深雅健，能与并世王（闳运）、李（慈铭）外别树一帜”（《两启轩笔麈》）。寒舍存其早年词可证罗氏之评。

一白漫空放，料今朝，白云中下，琼瑶弥望，更上白云高绝处。亥步迢迢难量。且休替，天愁地怆。莫把诸山平等看，有吴王娇女何山葬。腊粉气，随风荡。

郎中才在安仁上，怪一般，千秋亭次，中年同况。也访州来臧博例，保得墓田无恙。近当日，六如门巷，梦晋柴扉应不远，愿两生父子同书帐，听秋夜，唱诗响。

词前有语云：

实甫以雪晨之光福盖督视臧博间也。仆以病不能偕，辄为词以广其意，兼示叔海正和。

“叔海”江瀚先生字也。铃曼君印。“曼君”朱氏号也。

多年的军旅生涯，使朱铭磐对清军的腐化、国事的蛸蟾，都有直接的认识。如对当时的北洋水师，尽管国人寄予厚望，但朱铭磐早已看出它内部存在的问题。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一陈功薄万人欢，冗吏污商戢戢看，今日白衣妄男子，明朝黄绶正员官”。清末军功保举为仕途捷径，朱铭磐把当时“冗吏污商”卖官鬻爵的丑恶行径揭露得淋漓尽致。

蕩一碧天第河涼風吹酒生薄皮酒涼人
 散儘夕將半此時獨笑難為歌昔歌蒼
 涼語太苦大竹山前卧風雨沙門拒浪千尺
 高魚頭鏖天龍夜拂我時偃病立床褥縱
 有宦宅誰能逃伯邊阮又盛衰徑往塞
 鼻當腥羶臊昨聞吳會稱美郎今來信

朱铭磐诗稿 23.5cm×12cm×3

若凌神皋江東南一千里闕廬果鴻同
 石瓦江水東走何時還子收日月長明秋人
 噫吁春人笑怪我劃若胡多者平生意氣饒
 何處生花掀蕩風塵間卿雲行固在已遠安
 知遙者追相攀君欲方亂吾當歌人生苦樂
 逐一科眼前好夜清光多體中無極后

無它有口不吟必圓何

奉和

諸賢次遇之八月十五夜照映功曹均之作

錄在系上



《答人问旅顺》诗中表达了他对幕府生涯的失望：“君问南苏叹壮游，哪知风雨逼人愁，昼中海气晴翻雨，晡后腥风夏变秋。舟客仰鱼穿贝水，贾人挈妇出营州，管宁不值公孙度，那知辽东有旧楼。”

经历所致，朱氏诗文多以记事为主。朱铭磐与甲午战争时曾两度赴台帮助刘永福抗日、工诗词骈文和联语的易实甫为好友，经常诗文往来唱和，抒发内心的压抑和苦闷。如寒舍藏其《奉和诸贤次退之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均之作》即以叙说入诗，倾诉了他在山东登州吴长庆幕时的感受。

荡荡一碧天带河，凉风吹酒生薄波。酒凉人（散）倦夕将半，此时独笑难为歌。昔歌苍凉语太苦，大竹山前卧风雨。沙门推浪千尺高，鱼欲铤天龙夜号。我时偃病在床褥，纵有窟宅谁能逃。海边况又盛毒湿，往往塞鼻当（腥）羶臊。昨闻吴会称美郡，今来信若凌神皋。江

山东南一千里，阖庐梁鸿同不死。江水东走何时还，千波万月长班班。秋人噫吁春人笑，怪哉划若胡与蛮。平生意气饶何属，岂谓掀荡风尘间。卿云衍固去已远，安知逵者追相攀。君歌方乱吾当歌，人生苦乐匪一科。眼前好夜清光多，体中无极居无它，有口不吟如酒何。

“大竹山”即位于山东半岛蓬莱的大竹山岛和小竹山岛。朱铭磐是江苏泰兴人，而长期北方的军幕生活，不仅练就了他的筋骨和意志，而更重要的是加深了他对人生的感悟。

长期艰苦的军幕生涯，随人俯仰的生活，一生的穷愁，渐衰的身世，使朱铭磐饱受折磨，积劳成疾，于光绪十九年（1893）冬客死旅顺军营中，年仅四十二。作为挚友的张謇为其经办丧事，安排家属生计，并作文祭之。

朱铭磐（1852—1893）字倣侗，原字日新，号曼君。江苏泰兴人。光绪八年（1882）举人。一生与幕府相始终。早年历游两淮盐运使方澹颐、庆军统领吴长庆幕。后随庆军历驻朝鲜及奉天金州。著有《桂之华轩文集》九卷。